

27.09

商县文史资料

(第 82 期)

82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陕西省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9.

前 言

人民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倡导的。从而，征集编印文史资料，成为政协的重要工作之一。我县政协五届一次全委会，确定了编写文史资料的任务，经过一年多的工作，《商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今天和大家见面了。

商县是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那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，我党领导全县人民，与国民党反动派，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。因而，本辑专门收集、整理了部分革命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。

文史资料编写面很广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、民族宗教……，等等，它都是我们征集编写的范围。因此，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革命老同志、各界爱国人士，为我们多撰写和提供上述各有关方面的文史资料，

供本刊陆续编印。

本辑征集编印中，得到许多革命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。我们的革命老同志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把撰写革命回忆录当作自己光荣的政治任务，不顾年迈体弱，日夜辛劳，甚至抱病写作，力争把自己经历和了解的情况统统贡献给党和人民，以资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这种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革命精神和高度党性原则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谨致谢意。

我们的水平有限，编印中差错之处，敬希广大读者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

目 录

五花山战斗·····	余 谦 (1)
回忆陈忠茂烈士·····	谢 华 (23)
路漫漫兮·····	王晓时 (35)
伪红岩寺警察局复灭记·····	谢 华 (71)
智擒吴霸天·····	余 谦 (76)
鸡头山突围·····	赵振武口述余振东正理 (88)
顽敌复灭记·····	李瑞晓 (95)
商洛游击区革命历史资料 ·····	李正文 (107)

邵

五 花 山 战 斗

余 谦

一九四六年古历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商洛工委书记兼陕南游击部队政委王力同志，同我带领一支队伍，由龙驹寨大峪脑的丰地沟向山阳方向出发。第二天清早，到达花园岭的麻地沟村，王力政委命令部队原地休息，做顿饭吃。这时，我游击队员周赞华带领一个穿便衣的人来到驻地，向我俩报告说：“张青山队长让我报告，新四军到达油坊村了。这位同志是新四军的黄参谋”。黄参谋和我们热情地边握手边说：“我们是李先念师长的部队，由中原突围来陕南，李将军请你们赶快去他那里”。我们听了非常高兴，当时也顾不上吃饭，立即随黄参谋向油坊村出发。

油 坊 村 会 见 李 师 长

我带领游击队在急行军的路上想，以往在

陕北边区的报纸上经常看到我中原五师英勇善战，威震敌胆的英雄事迹，现在他们已来到陕南，多么热切盼望能很快见到五师首长和全体指战员。到了油坊村，正好在河边遇到了我游击队小队长张青山同志。我让他们先休息，等候任务，自己跟随黄参谋和王力政委一同走进油坊村李先念师长住的大院里，李师长正坐在树荫下看地图，他看见我们三人，站了起来，黄参谋向李师长介绍说：“这位是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同志，这位是游击队指导员余谦同志。”

“快请坐！快请坐！”李师长亲热地同我们一一握手后，招呼我们坐在凳子上，还亲自给我们倒水，又让警卫员拿来了毛巾，催促我们：“先擦汗，先擦汗。”王力政委用毛巾边擦脸上的汗边说：“首长辛苦了！有什么指示？”

李师长笑了笑，对我们讲了当时的形势，他接着说：“今年六月间，国民党反动派调动了十个正规军，十几个保安团，共三十多万人马，将我集结在鄂东宣化店地区的中原部队团团包围，阴谋制造第二个“皖南事变”，并想以此为借口，发动全国性内战。因此，党中央决定

我中原解放军主力必须作战略性转移，粉碎敌人的围歼阴谋。我们的军队很坚强，突破重围后，打过京汉铁路，横渡丹江，强攻荆紫关，才胜利到达陕南和你们见面了。党中央决定，我们不走了，同你们一起建立豫鄂陕根据地。怎么样，欢迎我们这条强龙吗？”我们被李师长的话逗笑了。中央的决定，对我们陕南游击队是多么大的鼓舞啊！李师长态度和蔼，说话恳切，听了他的讲话真使人鼓舞志气，振奋精神。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我军卓越的军事家，那宽广的胸怀、坦荡的风度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！

李师长又说：“现在把陕南游击队的情况谈谈吧。”王力政委回答说：“我们奉陕西省委指示，去年冬季先后回到陕南的干部一百三十多名，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一千四百多人，有一千多条枪。巩德芳同志是指挥员，下属三个大队。余谦同志是谭道鹏队的指导员”。李师长说：“我在西赵川知道谭道鹏同志了”。接着，王力政委又向李师长分别汇报了各游击队的主要干部和当时的敌情。

李师长听完汇报沉思了一会，看着我

说：“余谦，你对赵川、龙山一带很熟悉吗？”

我回答：“经常在那里活动，比较熟悉”。

“不，实事求是，很熟悉”。李师长紧接着又说：“你们有个队长叫张青山，年轻精干，我经过毛里岗时见过他”。我回答：“他现在在河边等着……首长有什么任务吗？”“今天请你们来，”李师长说着站了起来，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党中央、毛主席指示，对中央委员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，安全地护送回延安。余谦同志，你能不能返回龙山，把中央几位首长接过来？他们在那里多呆一分钟都不安全，我担心啊！”我立正坚定地回答：“能！请首长下达命令”。“你看怎么样？”李师长转身问王力，王力政委说：“行！”李师长踱着步说：“这可是大事情哟！余谦同志，让你来完成这个任务，有什么困难？”我说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困难……就是枪少点。”“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已给张青山同志配备了一些武器”。李师长这时又站在我面前很严肃地说：“好吧，这个任务就决定由你完成。余谦同志，你要用党性来保证，一定完成这个任务！王力同

志就在我这里，你现在立即出发。”他随即从身上取出笔记本撕下一片纸写道：

“72（注1）73（注2），派余谦同志来接你们”。

“70”（注3）

李师长把写好的便条交我后，又叮咛说：“你把条子拿好，要不，他（她）们不准你接哟。你到龙山的桐木沟去找，一位老汉嘴边留些胡子，他就是位老（郑位三），还有个像老太婆，梳着大背头，黑红脸，嘴里镶着金牙，她就是陈大姐（陈少敏）。”说罢，李师长热情地和我握手告别说：“好吧，望你们早回！”。我离开李师长和王力同志后，迅速来到村子外的河边，命令张青山同志立即集合队伍，便向南出发了。我们只带了一个小分队，四十多名人，两挺机枪，长短枪四十三支（有的同志是一长一短）。队伍出发后，我悄悄地只对张青山说明了去龙山的重要任务。

走银花 夜宿油房沟

急行军两天，我们于古历七月十七日清晨

到了山阳县龙山的桐木沟，终于找到了中央首长陈大姐、位老和他的爱人蒲云及一个五、六岁的男孩名叫非迟，还有随身参谋萧建章和挑夫老贺，他们住在山坡上一个小茅草庵里。

由于敌人封锁，位老他们当时一粒粮食都没有，正在一个小锅里煮着连皮的芋头。我把李师长的纸条交给位老后，他们很高兴。但我看见首长身体很不好，而且还整天吃芋头，心里很难受，后悔出发时没带点粮食，那怕给他们先做一顿饭吃也好呀！位老看出我的心事，说：“不伤感，不伤感，只是好久没有吸烟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今天就走吧，到了银花一带生活就会好些，那边一定能买到纸烟”。

我们当天上午就离开了桐木沟。当时陈大姐有病，身体很弱，走不动路，我们便雇用花杆抬着她。位老年纪大了，但他说：“我能走，只抬大姐好了”，执意不坐花杆。我只好叫两个队员两旁搀扶着他走。位老是党的革命家和理论家，又是新四军五师政委，他头戴大礼帽，身穿长衫，带着一个罗盘，几本药书。我问他要这些东西干啥？他乐呵呵地说：“别

小瞧这个罗盘，化装回延安用处可大了”。陈大姐是李先念师长和郑位三政委得力的助手，是中原军区副政委，是我党一位杰出的女军事家，她虽然身染重病躺在担架上，但情绪乐观，一路上总是教育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，关心指战员的生活。

当时，我们的行军部署是：张青山队长带两个班，两挺机枪，如遇敌人就坚决顶住，掩护首长转移，我带警卫班，随身保护首长。我们绕道翻山而行，路上山高地僻，人迹罕至，十七日天黑到达响咚河的大干沟口住下。晚上陈大姐关心地问我这里的地形、敌情和群众生活等情况。第二天拂晓又出发了，刚到银花街的相子店，侦察员报告：银花街西头娘娘庙驻扎着敌人一个正规营，还有中村的自卫队和保甲。当时我想我们已离银花街不到五里地了，敌人尚未发现，说明敌人没料想到大白天我们这支队伍从银花方向绕过来，我们可借此空隙，从银花街东岭下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过去，在叶家湾隐蔽起来。我征得位老和陈大姐的同意后，以急行军的速度，于上午九时许，

断然绕到了叶家湾。因为过去游击队常在这里活动，所以全村男女老少，见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，有的自动放哨，有的烧水做饭，有的主动去侦探敌情，有的自觉给我们送草鞋。为了确保安全，我命令张青山带领一个班控制了村东头的制高点，另一个班在村周围警戒。同时，为了安全，又请首长到村对面半山上的坟园里隐蔽，让我的警卫班跟随保护。我带着警卫员张明德，绕山脚潜入银花街东头一位老乡家里。这位老乡见我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哎呀！国民党军队在街西头驻扎，你们要赶快离开。”我问了敌军驻扎的情况后，掏出钱说：“麻烦你一下，去烟铺里买两条烟”。一会儿，这位老乡果然把烟揣在怀里拿来了。我们接过烟，很快回到了驻地，把烟送上山，位老奇怪地问：“纸烟！那里来的？”我说去银花街买的。位老说：“银花街有敌人呀！”我说：“我人熟，地形熟”。这时陈大姐在一旁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后说：“好嘛！为吸烟你余谦连命也不要了”我打趣地说道：“只要位老能吸上烟，命是小事”。陈大姐一听，佯怒地看了我一眼

人说：“你余谦的命也太不值钱了，为几根烟就不顾一切了，队员都学你的样，我看你咋办？”我不做声了，很高兴地接受了陈大姐的批评。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叶家湾一位姓周的老妈妈，听说我们护送游击队的“病号”，她炖好鸡肉，往上棍子，颤巍巍地亲自送上山来，要让“病号”吃。可惜，这顿盛情难却的好菜还没来得及吃，张青山派人来报告：敌人从银花街向东行动，目标不明。

情况紧急。如果敌人来叶家湾，大白天在这个地带，不管我们和敌人交火或者转移，都对我们很不利。另一个办法是隐蔽不动，可又无法料及敌人会不会进叶家湾。如果敌人进村，村中的两个班虽然可以拖住，腾出时间让警卫班掩护首长转移，但大家心里很清楚，这无疑将是一场恶战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战士们坚定沉着，各自找好了战斗位置，拭目以待。可是，敌人来到叶家湾村外的路口后，指手划脚一阵子，却没进村，一直向东去了。

敌人走后，位老叫我将周围的山川河流画成地图，我迅速画好，他看后说：“住在这里

有没有问题？”我说：“从刚才情况看，敌人没有发现我们”。又问：“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和陈大姐在这里？”我回答：“只我和张青山两人知道，就连我们的部队也只知道是护送五师病号，群众当然就更知道了。”位老说：“人和好，还有个天时地利，你要很好考虑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呀！”这时，陈大姐在一旁看着地图问：“余谦同志，如果敌人从油房沟压下来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估计油房沟不会有敌人。”陈大姐又问：“如果敌人从东北方向压过来怎么办？”我回答：“我们就很快向南撤，进五色沟，那里山大林深，比较安全。”陈大姐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不过，这只是条退路。”

是啊，如果敌人真把我们压进五色沟，十天半月是出不去的。绕道走，那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把首长送到李师长那里去呢？我独自思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决不能进这条沟，一定要争取主动。

我叫来张青山，让他立即派两个精干的队员去油房沟、五花山一带侦察。张青山走后，我和首长研究，决定天黑前仍不能走，继续隐

蔽，等候侦察队员回来的报告。

破敌围 激战五花山

天黑前，侦察员回来报告，油房沟岭没有敌人活动，我们的心才轻松了一点。我把这一情况向首长作了报告，我们于天黑悄悄离开了叶家湾，摸黑迅速转移，到油房沟脑。在这里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到达五花山梁上，和五师三九团丁政委带的一个营不期而遇了，丁政委带的这个营是路经此地，布置好警戒，陈大姐、位老把丁政委和我叫到岭西半山上一个老乡家里召开会议，布置建立根据地的任务。但会刚开始，陈大姐一席话还没说完，张青山就跑来报告：由龙驹寨方面来了大股敌人，正向我方进军。我忙问：“离我们多远？”答：“只有一里路了。”我心中一沉，感到情况是严重的。这时陈大姐问：“情况严重吗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这个岭东二十里的寺坪住有敌人，岭西是洛峪沟，现在肯定也有敌人穿插，迎面来的这股敌人，大概是国民党龙驹寨常驻军新一师（后了解就是该师的四十团）。我们现在只

有一条路，就是沿山梁后撤。”陈大姐听完汇报对丁政委说：“你立即将你的部队带上由这里向东撤，去完成你的任务，最好能将敌人引走一些。如果我们在一起行动，敌人会集中更多的兵力对付我们的”。丁政委还要说什么，陈大姐打断他的话头：“执行命令吧。”

丁政委带领他的部队向东撤走了，但敌人不知什么原因，并未向东追赶，而是一直顺山梁扑来。我立即命令张青山带领两个班，占据了梁上的第一个山包，我带警卫班掩护首长顺梁向后转移，正当我们掩护首长转移的时候，张青山的两个班已经和敌人接火打响了。

形势非常危险，敌人一个团进攻，我们只有两个班阻击。有利的地方是我们居高临下，中梁两边都是陡坡，梁上的路也很窄，只能平行两三个人，敌人用不上密集队形；张青山同志是位年轻勇敢的指挥员，是我队有名的神枪手，他们占据第一个山包后，接连打退了敌人五次冲锋，打死打伤十多个敌人。退据第二个山包后，敌人已经能使用迫击炮了，但他们在炮弹掩护下冲了七次，都被我们两个班击退

了。我将首长送了一段路，又返回参加战斗，我们边打边退，终于撤离了敌人能够三面夹攻的地带。这时天近正午，炮火连天，太阳灼人，机枪烫得不能沾手，战士们想用小便浇，但一个个汗流浹背，还是昨天吃的饭，哪有尿呢。紧急中，我命令大家脱下上衣，包住枪身，光着膀子继续打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陈大姐曾派人向我传话：打着看情况，万一顶不住，不要牺牲太大，你们还年轻，不要光考虑我们。我坚决回答说：“保护首长安全转移，是李先念将军亲自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没有权利考虑牺牲的大小。”我和张青山已经商量好，如果我牺牲，由他代替我的职务，如果我们两都牺牲，由周赞华、叶有阳、苏振启三人共同指挥。总之，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，保护首长安全转移。

由于我们这次执行任务时配备的武器精良，在我方打死了敌人一个指挥官后（后来知道是敌军副团长），敌人的攻势渐渐比前面谨慎了，看来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兵力虚实。下午四时左右，我们已快退到五花山顶。五花山